



難捨師生情

視藝教師鄭紹麟

P8-9

離愁抑鬱

視藝科教師

鄭紹麟



當年對鄭sir(中)相當敬畏的學生張嘉慧(左)及羅士廉(右)，多年後與老師見面，已不再戰戰兢兢，能夠從容對話。

謝貴容 似藤去於沙 四第一 存

深情伴我尋真道
最賢無私亦貴容
死蔭谷成青艸地
思慈竿杖愛無窮



書法是起點 陶藝成特色

鄭sir對美術的熱誠，得從父親從小培養他的書法興趣說起。「我爸爸及哥哥很喜歡書法，但寫得不好」。每次上街或坐電車，爸爸都向他講解街道招牌上的書法，後更拜師學藝。「書法是一個起點」，本對美術毫無認識的他，透過書法，開始認識國畫、西洋畫等。

他1978年於葛量洪教育學院（1994年與其他四間學院合併為現時的香港教育學院）畢業，即在同年創校的路德會呂明才中學執教美術科（後改稱視藝科）至今。當時教育署（現教育局）為每所新校添置一部燒陶用的電窯及兩部腳踏式拉坯機，鄭sir認為「不能空槍上陣」，遂進修陶藝。又為避免課堂「獨沽一味」而繼續進修，現時該校視藝科除教授陶藝外，還有版畫、油畫及水彩等。「有平面、立體（創作），沒那麼枯燥」。不過，鄭sir坦言「最喜歡教陶藝」，而陶藝已成為該校的特色之一。

對於視藝科一直被視為「閒科」，直至

近年始受重視。鄭sir認為若老師投入，必能發掘學生的天分，提升自信，學生亦能得到啓發。他舉例指陶藝從揉泥到燒窯需時，除培養耐性，更能訓練學生積極面對困難。曾有學生把麻布袋的紋理印壓上作品後燒製，後發現作品出現裂紋。在他指導下，學生利用真麻繩填補裂縫。「評判覺得很有創意，最後更奪得冠軍」。學校的電窯亦曾在會考前夕發生問題，只能以低溫燒窯，作品不達預期效果。學生於是為作品塗上金屬漆油，效果出乎意料，猶如金屬作品。

執教多年的鄭sir培育不少出色學生，現從事陶藝創作，視鄭sir為啓蒙老師的羅士廉（Chris）是該校第二屆畢業生。他中一那年，美術組課外活動成立，卻只有他一個會員，但鄭sir仍悉心教他書法，令他記憶猶深，他後來更愛上陶藝。他指，鄭sir很信任學生，會給予空間自由創作，並鼓勵他們參賽。因緣際會下，鄭sir的兩個兒子後來成為Chris的陶藝班學生。



羅士廉在學時的作品《金魚》，是該校在校外首次奪獎的作品。見作品被鄭sir好好保存，他表示很感動。



石椅上陶磚及上方的浮雕壁畫均為學生作品。

3年前病發

「明才教學無窮樂，永繫師生象山情」，鄭紹麟以這兩句詩表達他對學校、師生的不捨情。8月即將退休的鄭sir，自該校創辦任教至今。他坦言「對學校有感情，不想走」，「那（患抑鬱症）並不是因為沒有寄託，只是捨不得執教34年的學校及師生情誼」。

談及病發經過，鄭sir兩度落下男兒淚。3年前某天，他用電腦觀賞同學作品時，竟有一種「我不要再看到這些作品」的感覺。他立即關上電腦，但視藝室滿佈學生的作品，於是他衝出課室，可走廊的陳列櫃都放滿學生作品。他焦慮不安，直至走到操場休息後才好轉。

此後，這種情況不斷發生，鄭sir甚至很厭倦面對學生，「我知道我不是厭棄同學的作品，只是快退休，有一種依依不捨之感」。醫生表示，臨退休前捨不得熱愛的工作，捨不得學生都是人之常情，但他的傷感卻比別人膨脹十多倍，情緒才出現問題。回想起這段患病歲月，鄭sir十分感謝太太、師生及校友的鼓勵，令他走出抑鬱症的陰霾。



現時情況已逐漸好轉的鄭sir坦言，沒有太太的支持與鼓勵，他的病可能至今仍未痊癒。他以此詩(右圖)抒發對太太的感激。

書法是起點 陶藝成特色

鄭 sir 對美術的熱誠，得從父親從小培養他的書法興趣說起。「我爸爸及哥哥很喜歡書法，但寫得不好」。每次上街或坐電車，爸爸都向他講解街道招牌上的書法，後更拜師學藝。「書法是一個起點」，本對美術毫無認識的他，透過書法，開始認識國畫、西洋畫等。

他 1978 年於葛量洪教育學院（1994 年與其他四間學院合併為現時的香港教育學院）畢業，即在同年創校的路德會呂明才中學執教美術科（後改稱視藝科）至今。當時教育署（現教育局）為每所新校添置一部燒陶瓷用的電窯及兩部腳踏式拉坯機，鄭 sir 認為「不能空槍上陣」，遂進修陶藝。又為避免課堂「獨沽一味」而繼續進修，現時該校視藝科除教授陶藝外，還有版畫、油畫及水彩等。「有平面、立體（創作），沒那麼枯燥」。不過，鄭 sir 坦言「最喜歡教陶藝」，而陶藝已成為該校的特色之一。

對於視藝科一直被視為「閒科」，直至

近年始受重視。鄭 sir 認為若老師投入，必能發掘學生的天分，提升自信，學生亦能得到啓發。他舉例指陶藝從搓泥到燒窯需時，除培養耐性，更能訓練學生積極面對困難。曾有學生把麻包袋的紋理印壓上作品後燒製，後發現作品出現裂紋。在他指導下，學生利用真麻繩填補裂縫。「評判覺得很有創意，最後更奪得冠軍」。學校的電窯亦曾在會考前夕發生問題，只能以低溫燒窯，作品不達預期效果。學生於是為作品塗上金屬漆油，效果出乎意料，猶如金屬作品。

執教多年的鄭 sir 培育不少出色學生，現從事陶藝創作，視鄭 sir 為啓蒙老師的羅士廉（Chris）是該校第二屆畢業生。他中一那年，美術組課外活動成立，卻只有他一個會員，但鄭 sir 仍悉心教他書法，令他記憶猶深，他後來更愛上陶藝。他指，鄭 sir 很信任學生，會給予空間自由創作，並鼓勵他們參賽。因緣際會下，鄭 sir 的兩個兒子後來成為 Chris 的陶藝班學生。

對學生「深情」

除視藝科，鄭sir帶領的集誦隊多年亦獲獎無數。訪問期間，數名集誦隊成員「闖」進來，鄭sir笑言：「他們來騷擾我。」中五生鍾佩搶答道：「我們是常客。」他們原打算來視藝室談天，因覺得「很舒服，有鄭sir在就有親切感」，鄭sir聽罷面面相覷，中五生林凱欣即取笑：「你看他多感動！」

師兄Chris見學生與鄭sir你一言，我一語，表示「很驚訝」。現為教師的另一學生張嘉慧亦表示：「我們以前不敢（這樣做）。」二人對老師十分敬畏，現時的學生卻不可同日而語，Chris說有陶藝班學生曾向他表示：「我繳付那麼多錢，你可不可以給我一些service（服務）」，令他既震驚又生氣。鄭sir亦表示，現時的學生確實較為「無分寸」，師生關係亦較疏離。但他指這不能完全怪罪於學生。他笑說自己「不務正業」，經常花時間開會，亦要處理瑣事

對教學「至誠」

，與學生溝通的時間大減，「以前小息或放學後都會與學生打球談天，現在（時間）都被大大小小的會議填滿」。

「不能一本天書看到老」

他提醒，「不能一本天書看到老，要真心對待學生、包容學生、適時給予下台階及機會」，他深信學生定能改善，亦會懂得尊敬老師。如他曾在街上巧遇多年前的學生，對方竟就當年所犯的錯向他道歉。鄭sir也以身作則，曾在全班面前向錯怪的學生道歉。他更勉勵在職教師，「雖然現今的學生很難教，但仍是要教的。或許學生會出言不敬，甚至令我們感到屈辱，但不要動氣。俗語說：『聖人也有錯』，要體諒學生年輕。總有一天，學生成長了，閱歷多了，便會反思，學會感恩」。教學34載，鄭sir仍抱着對學生要「深情」，對教學要「至誠」的態度春風化雨。☀